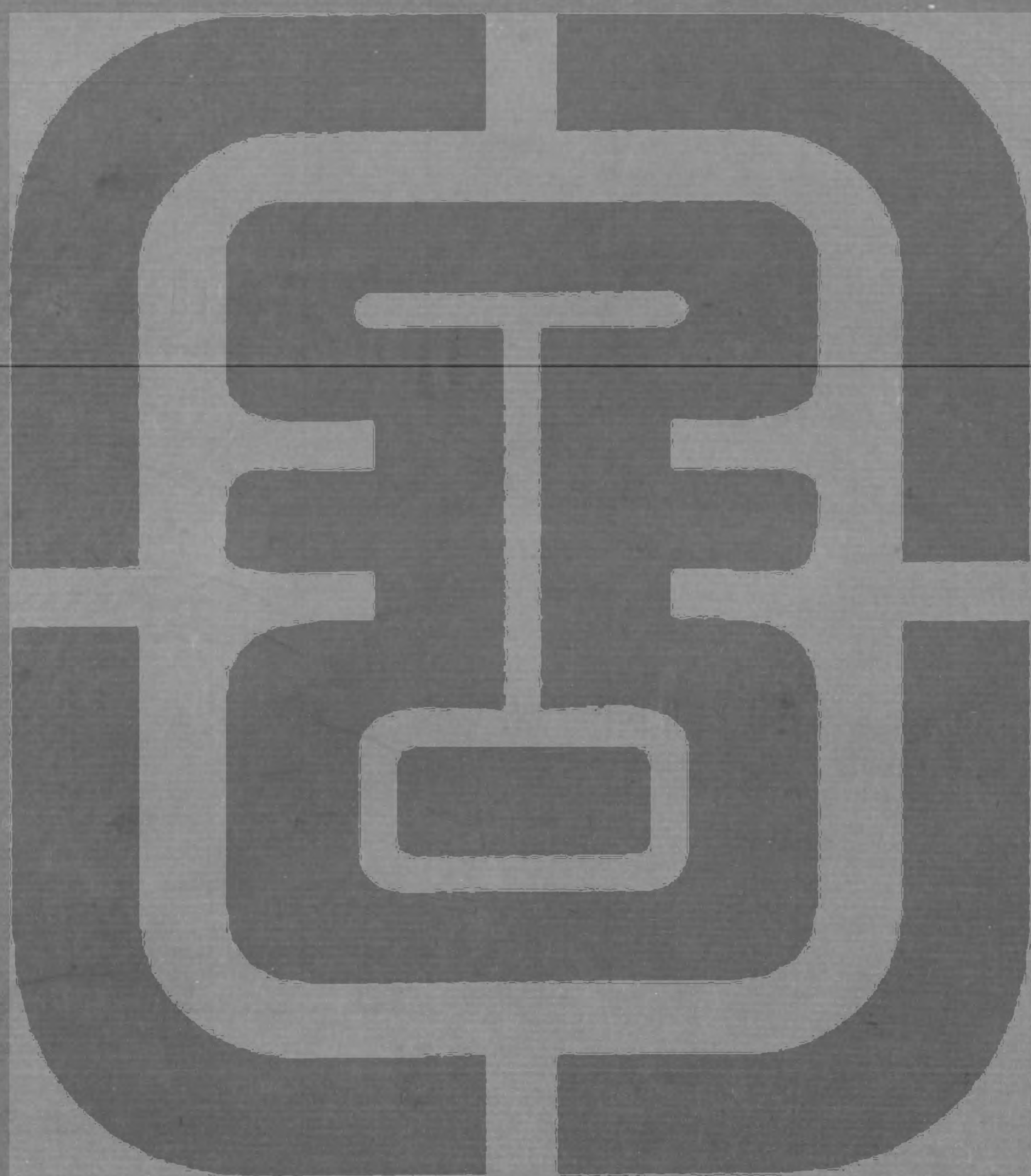


91474

= 31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穆寧 子贊質貞賞

崔邠 弟鄴鄆

竇郡 兄常牟弟庠鞏

李遜 弟建

戎 弟放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永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藍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京城守寧昌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

北採訪使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
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
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蹙奔郡夜渡
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
業不成帝竒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
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
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
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實應初轉侍御
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
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
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
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公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
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

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曆四年起授監察
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
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
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授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
戶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寃詔遣御史按覆而人戶增倍詔書召寧除
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為不附已且憚其難制故處
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
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
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
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
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
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貞元
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貞賞
贊字相明釋褐為濟源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

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
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劔不衝於牛斗秦
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北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
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
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侶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
竇叅與侶善叅侶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
杜倫希其意誣贊授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
搗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為郴州刺史叅敗徵拜邢部郎中
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為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
屬更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
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
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
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皆賞以家行人材為搢
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

贊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
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
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
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
討使質率同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
心頗不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
未幾卒質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畱守辟為從事檢校員外郎
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
有裕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質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
法者以穆氏為高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
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

裴垪將引為相病難於承答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類以
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
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輦公卿逢者迎騎避
之衢路以為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
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鄩郾鄆等六人子璿璜璿子彥融皆登進士第
歷位臺閣

鄩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
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鄩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鄆鄆三人知
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為時名德鄩大和九年冬為左金吾大將軍
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鄩之亡崔
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監察御
史刑部員外郎姿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
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

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為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
鄭餘慶為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郾為詳定判官吏部
郾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
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愬即
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為侍
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
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
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
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異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
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
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為輔相名
卿者十數人出為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
八十萬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
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

及居鄂者則峻法嚴刑未常貸一死罪江湖之間崔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郾與兄弟郾等皆有令譽而郾疎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瑤瓌瓌瑤瑤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外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為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瓌瑤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為湖南觀察使

郾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入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據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今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

安能甄別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郾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湏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郾弟兄素善郾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竇群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群兄常牟第輩皆登進士第唯群獨為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鬻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二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曰因對復薦群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張薦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

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爲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群，群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群，官韋執誼止之。群嘗謁王叔文，叔文命徹榻而進，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即位，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旣謁見，群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爲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群代己爲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僞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辯其僞。憲宗怒，將誅群等。吉甫救之，出爲湖南觀察使。

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隙作亂，群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群性很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欲云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審、餘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爲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爲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爲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爲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爲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曆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爲黃州刺史。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爲留守判官，入爲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

中年秘書監牟弟

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臯出鎮武昌辟為推官臯移鎮浙西奏庠為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載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為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為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植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為時所賞重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聶嘯翁終于鄂者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於荊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

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眾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為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群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隨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別為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鎮襄陽

唐傳一百五
世
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旣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綬將
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于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
多捨霞寓亡歸旣而霞寓為賊所敗乃移過于遜言供饋不時霞寓
本出禁軍內官皆佐之旣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
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受太子賓客分司又降
為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劾順命遜為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
師道得語意動即請劾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
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是時新羅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
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
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
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
改刑部尚書長慶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遜幼
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

弟賢曰為管正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
之謚曰恭肅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
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為右拾遺翰林學士元
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為御史大夫奏為殿中侍御
四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
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為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
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
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合改為刑部建名位雖顯以
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
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
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為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
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為從事累月

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
鄭滑從事馬摠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附會權勢
欲構成摠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摠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
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
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
悉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摠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佑鎮淮
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後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
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
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
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
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
是非不甚擊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
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

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
密叅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
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
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
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
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
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
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叅是非無準的固
不可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
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
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
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又寧蓋人知孝慈氣感
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
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每不給贍

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
鎮江西惟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曆元年卒於江西觀
察使廢朝一日
史臣曰穆祕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實容州之敢
決如鷲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
為如墳如篋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
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為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贊質實之常群迹叅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
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六

劉 响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于頔 子敏 季友 方

韓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

王智興 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
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為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
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
稱於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
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
久埋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
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榭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
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
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

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頓
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
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
其虐與其弟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充山
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頓率兵赴唐州收吳房
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儻然專有
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府比
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頓事狀亦無可柰何但允順而已頓奏
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鄧州刺史
元洪頓誣以賊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隨州
棗陽縣頓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
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頓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
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
長史及勅下頓怒已解復奏請爲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頓

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頓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
俄而不奉詔旨擅摠兵據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及憲宗即位威肅
四方頓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安永昌公主降焉
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冊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內官梁
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
厚頓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頓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
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
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頓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
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
儀爲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頓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
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
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問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沒方歸明日復待罪
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傳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
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秘

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
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敕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鑿虛並付京
兆府決殺頓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
助軍頓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頓表
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
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
勅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
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
所以懲暴戾垂訓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軌如此
而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
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
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
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頓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
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激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

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之繆厲以沮
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干頓生為奸臣死獲美謚
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
常謚為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
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絃冕一言之貶
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頓頃擁節旄肆行暴
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為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
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為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為思誠出聖慈
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
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啓微倖且如頓之
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頓者衆矣死援頓
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
例則甫之為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頓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頓
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觀兩使絕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剥下奉上

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憊征瘡痍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陳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倨強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絕則天下幸甚疏奏不報竟謚爲思長慶中以戚里勲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盜方以策畫于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爲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爲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懷玄佐之惠又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穎觀察等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千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鏐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鏐與其黨二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鏐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鏐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鏐上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

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
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
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
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
匹絕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
詔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
元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摠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于懷久虛
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
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
器中蘊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
兇禁暴之略杖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
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濱濯
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

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効旣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
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
彌堅于藩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
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替萬務玄衮赤舄
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
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
本官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
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
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
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鎮大梁二
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
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猜勇
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
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

已卒弘孫紹宗嗣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戶部尚書

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徧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為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異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

節度使李愿被二軍所逐立都將李宥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宥會宥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宥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宥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踊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詔割潁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遺悔善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宥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以宥為郡守志邀節鉞質勸宥不從會宥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宥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

唐傳一百六
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
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
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瓌右金吾衛
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
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
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
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
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
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郟將王朝晏以兵攻沛
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
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
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
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

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
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
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前軍難
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
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
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
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
士援送羣家屬至埧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
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
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
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
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大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
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

唐傳一百六
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臯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為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戶韋溫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迴鶻党項屢立邊功晏臯仕至左威衛將軍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鶴鷗幸夜爵祿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慙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彝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王翊 翊兄翊

李廓 廓子柱 柱子礫

馬揔

王彥威

郝士美

辛祕

韋弘景

劉响 响今等修

聞人銓 校刻沈桐同校

王翊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為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翊為侍郎時翊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吳軍吳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眾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為

亂其首領梁崇率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末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慎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翊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勣求兵爲援勣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翊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異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瑄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翊復募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翊用兵翊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率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翊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翊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寔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

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翊遣大將李寔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翊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翊爲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翊有告者翊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又安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澧水翊備供頓肉敗糧臭衆怒以叛翊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翊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

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郟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叅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由坊州刺史爲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

京兆尹每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爲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藍即日遣之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相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異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十二年以疾徵爲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鄴大曆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偽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毋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鄴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鄴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鄴詰責鄴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懼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鄴為徐州宣慰使鄴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鄴以為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授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

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鄴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鄴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鄴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墜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駟諭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鄴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畜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鄴為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

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戶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廉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廉當官嚴重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叅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柱子礪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為從事入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詔命礪皆不從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為學士拜戶部侍郎遷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礪

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為相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礪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礪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為相數月與昭度同為王行瑜等所殺礪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子沉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元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為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為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

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秘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秘爲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爲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郝士美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洛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墜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餼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申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摠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一山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從

事穆贇鞫摠贇稱無罪摠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傳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摠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摠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摠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盡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摠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道遙公夙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

州興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為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入翰林為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謚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為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為副使賜以金紫入為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絜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

景曰士經父昌有邊功士經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筓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勅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賴自長慶已來目為名卿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撥拾自

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彥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公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為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憲

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議以為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為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為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為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

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勅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程與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彦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彦威諂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閱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彦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僕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

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二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揔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彦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彦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彦威略不

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
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潁觀察等
使會昌中入為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栩郝士美釋縫掖之
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
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
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
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彥威欲為巧官不亦踈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離駁正黃扉
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韋貫之

兄綬弟纁貫之子澳澳子庾庾序雍郊附

鄭餘慶

子漸漸子允謨茂休處誨從謹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
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
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
御史後為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
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譙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
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
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
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
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

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茲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旣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乎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劔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旣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奕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楛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髓骨懷去及衆呼借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旣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

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絮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鏘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鏘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

耶鏘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諸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

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
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
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
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
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議以述胥吏
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
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
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
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
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
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
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

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
幣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
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
贓污發賜死上寤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
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餘
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泊中外踐更鬱爲耆
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
以勲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
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
方只據勲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
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
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
冊其辭甚工有鑿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
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

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闈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珣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廣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

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贈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遣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

唐傳一百八
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
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
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徃徃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
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
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
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第具瞻羽客時然
皆官至縣令賓佐餘慶子瀚翰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翰
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
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
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
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
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
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丁母憂凜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

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
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上親自
發問翰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
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
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
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
至瀚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
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
瀚四子允謨茂謨處誨從謹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
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謨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
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處誨字
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
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

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從謹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暮年

報政美聲流聞當塗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謹在鎮北兵寡弱夷獠焚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謹以久在番禹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偁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爲二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謹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

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
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
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叅佐乃奏長安令王
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
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
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
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特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擄
無日無之從謹貌溫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
落其彀中以是羣豪傷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
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唐傳圭及從謹至搜
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
之廣明初李鈞李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黃
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謹曰卿志安封域權撓戎麾夷夏具
瞻社稷全賴今日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驛梁漢上斬九廟

下媿萬方藩閩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宜
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謹
承詔雪涕圍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
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
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謹具廩餼犒勞信宿不發
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謹登城謂之曰僕
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
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
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
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榮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
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
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謹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
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
從謹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鳳翔與從謹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斯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汾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叙別從謹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謹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謹曰予家尊在鴈門且還觀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謹承認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謹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謹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問貽豐故軍旅不寧及從謹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

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辰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夔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承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詔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

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秘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

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關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顏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師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四年而始尅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爲學士憲宗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搆誣以明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拮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

賦加人所獻未滿異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為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歎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纁有精識與學為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潏

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寡欲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鎮鄭滑辟為從事墀輔政以澳為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

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實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為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驚憚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對謂澳曰舅之獎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益州刺史充河

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校戶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戶部侍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鑿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然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櫬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湣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海不虞自序雍郊使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未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茲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謚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衛次公 子洙

崔群

鄭綱 綱子德

路隨 父澹

劉昫 德子顯

韋處厚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蒼卒召學士鄭綱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綱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

制次公與鄭綱同處內廷多所任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爲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真實不爲特力所搖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綱善會鄭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簡于朝徵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寮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爲衆推重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綱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綱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叅蔣又揚綰常袞皆相知重綱擢進士第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鄆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宣下綱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取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綱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綱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

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祇德祇德子顯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顯居戚里存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憇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三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葦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弁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巖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亭筆不停石

門霧露白玉殿葦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闕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荆南節度叅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志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垪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摧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棗鹽可富

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
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返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
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
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荅其事遂寢處
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
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
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
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
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
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
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
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
萋兮非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滌滌取念舊忘
過以戒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
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
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
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
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
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
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
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
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云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
器四事寶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
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
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

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恆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楊益兩浙索哥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計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

踐祚禮儀不暇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

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剗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

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群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與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群與澧王作讓表群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遠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群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

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
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姨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
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
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
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
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
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
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年乃曰朕將
屈法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遠令中使宣諭如待正
勅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
急於盜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十目爲進奉處
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
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

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危在
出今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
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
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恨之
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
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爲湖南觀
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昇儲位
知卿爲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
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曠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
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
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爲

智與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沖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武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

裳濡血以紮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替普所重行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垪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神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終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鄉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

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貞外郎自補闕至司勳貞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即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爲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爲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徃徃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

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搗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叅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候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
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
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
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
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
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
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
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隨在
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庭匡益自寶曆初為承旨學士即參
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與攘臂於其間李訓鄭
注始終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
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節身致位崇極
謙之忠讜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絪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
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大
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蕪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實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

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
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
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
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
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十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俾百川

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
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
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欂侏儒椳闈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教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
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
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進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猪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據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鐸凡鄙近者鐸還省父愈爲序錢鐸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百一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蕪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世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太內令諸寺迓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垂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齋戒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

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
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
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剋不綱孽臣姦

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
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靡無不從順宜定樂
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
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
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
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
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鏐惡愈猶
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秋水有鱷魚外而化長
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
豚一羊投之秋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
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
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麀豸以
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
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
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
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况之夕有暴風雷起於秋中
數日秋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
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
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
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
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
臺叅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
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
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
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
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
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
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
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
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
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
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

唐傳三十一
六十一
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
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
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孤
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
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
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
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
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
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
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

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
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
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吐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譎蠻夷每見如此
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
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翱幼勤於儒學
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
兆府司錄叅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
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禘祠
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
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朔比之大祠翱奏議曰國語曰
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祠蒸嘗漢氏皆
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
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

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
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
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
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朝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
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
屈到嗜芟有疾乃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其子違
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
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
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為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
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

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
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
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
齋三日然後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
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燹禮樂為大故下百寮可
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
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祠因秦漢之制脩而
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
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
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翔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
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翽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
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
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
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
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
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
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
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
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
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
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
貶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
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
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栢耆將使滄

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栢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
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
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
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
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宇文籍字夏龜父涇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
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
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脩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
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實客中有爲悞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
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以表狎元
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
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
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
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大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
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
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
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
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
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
又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詰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
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
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罷官韓
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旣任喜怒凌人京師人
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

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
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
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
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
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
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
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
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
於善地多徙五磳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
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
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
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啓
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伎心失恕陰謫最大
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

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
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
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
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
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
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
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
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
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
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
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
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燦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干
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若兔葵鷺麥
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

樹揔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在前度劉郎又到
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
之太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
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
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
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
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
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作興
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
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杖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
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
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詩

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 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為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為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為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為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

叔文章執誼用事尤苛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召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決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鄉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
入等為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為從事後累佐
使府皆以叅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為
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
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
糴使尋為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
位韋處厚執政且以登汰浮華登用藝實為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
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
翱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儉燥處厚以激時用頗不
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
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
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
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
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
遑仁義有志於持世軌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揚墨排
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機難斷尾害馬敗羣
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進 弟光彥

王沛 子逢

李祐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沔

烏重胤

李珣

董仲質

劉悟 子從諫 孫積

石雄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為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

北節度使宋泰初進封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
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
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
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
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
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勲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洛州
刺史克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
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洛戰汨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
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
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
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家
事母卒光進~~以~~光顏使其妻奉管籥家藉財物歸于其妣光進命反
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
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
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
隨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
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
史克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
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
於是引兵臨澗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
墜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
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
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
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
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
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澗河平其柵
劫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

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浚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頴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晝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母素誠昌齡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數于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

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奉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日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今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今公光顏事君

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徵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兵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河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令重胤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稅党項羗乃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

邊將郝玘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誼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志曲爲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異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

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
誅齊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
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
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
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瓘與從史軍相近承瓘與重胤
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
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克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
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
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
端者過潞河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樹齧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
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
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
職及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

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
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
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
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
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儀賊方憑凌未可
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
兼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為天平軍節度
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
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
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
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
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為祭醑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
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

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浼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為牙門將及浼卒子壻田偁迫脅浼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浼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為不足卿速歸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駟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潁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潁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犄角進攻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

兵戍于邠以沛為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宥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宥宥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充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驚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暮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子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為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不行賜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為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為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為帥乃依虔休累為昭義大將吐突承

唐傳一百一
六
璿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已與從史厚善竟出為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為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為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愬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為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為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大和初討李同

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郟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參軍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羗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卿少孤慷慨

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
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為從事奏授試大
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
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為兇黨
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
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孝諸將皆飢寒今須布
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文
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
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
道抽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圻一
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
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
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
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勅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

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
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事生故罷前命而改授
焉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
得上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
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
徵為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
并見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
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克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
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
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為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
史克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
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觀察
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
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

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為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為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偽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淮為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竊鑄悉盜用之既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多因擊球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偽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

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効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

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克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克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旣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受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真者匹夫

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色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感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止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旣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真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僞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大將郭誼

等匿喪用其姪積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
奏請劉積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
說令三鎮加兵討積乃削奪積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
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積傳首京師從諫妻裴氏初積拒命裴氏召
集大將妻周宴以酒為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
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皆恩走投國家子母為託故
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積
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為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
用沔為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洹曲其部下乘驛即戰號驃子軍
最為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驃軍接戰必冒刃陷
堅倖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
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効大和
末河西党項羗叛沔以太德之師屢誅其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

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
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
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
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
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
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
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
積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
李彥佐等克路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克路府北面
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為鄭滑節度使進位
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為忠武小校從
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
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
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

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為裨將累立破寇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

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授教自選勁騎得沙陀李國昌二部落兼契苾招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眾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為潞府西南面招

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
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
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旣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
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
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積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
斬積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積之叛郭誼爲謀主今請斬積
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
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
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
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旣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侖稟氣陰山率多令毓讓家權於主婦
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勳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
下淮蔡之役勳亞光煥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

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爲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爲而劉悟自恃
太尤世邀續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
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已知不爲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忠必殄爾宗
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 一百一十一 ...

... 蘇善 ...

... 費曰卦 ...

... 貴主 ...

... 大 ...

... 六 ...



